

十年跑遍大半个中国寻子，顺带帮7个家庭找回亲人，最后也找回了被拐的儿子

“山西寻子哥”今年不再“怕过年”



▲刘利勤父子和其他寻亲家长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孙亮全、胡婧国

几天前，40岁的刘利勤在太原一家饭店，为儿子刘静军举办了隆重的12岁生日聚会。

刘家每年都会给儿子过生日，但前10个生日，儿子都没有参加。

因为他丢了。

十年来，刘利勤耗尽家财，跑遍大半个中国，去寻找儿子。

他不敢搬家，在破旧的车辆上印着寻子信息，到全国各地的闹市区做宣传。他开网络直播寻子，帮7个家庭找回了丢失的亲人。今年1月2日，“山西寻子哥”刘利勤终于也找到了被拐十年的儿子

十年寻子路

刘利勤永远记得2010年4月11日的场景。

那是一个周日，妻子在太原租住的房中洗衣服，4岁的女儿与两岁的儿子在家门口玩。姐姐回家给弟弟拿零食，再出来时，弟弟就不见了。

刘利勤住的地方是个城中村，人多且杂。

隔壁旅店外的监控显示，我儿子在当天10时59分被一名陌生男子抱走。但由于摄像头老化，看不清那个人的模样。当时我就崩溃了，一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等醒来后拨打打了110报警，民警和我连夜寻找，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刘利勤说。

儿子失踪，刘利勤和妻子一夜间白了头发，一段时间里哭得几乎失明。

随后，刘利勤和老家的亲朋好友在太原周边找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收获。

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刘利勤踏上了长达十年的寻子之路。

2008年丢了孩子的刘永飞说，他们有个寻子团，“刚开始是寻亲家长在‘宝贝回家’等网站发布消息，后来互相认识的家长越来越多，大家就建了群，抱团取暖。”刘永飞说，他们寻子团现在有几百个寻亲家庭，山西省内的有大几十个。

刘利勤和寻女父亲石日成是寻子团的主力。

“最开始改造了一辆农用车，在车斗里搭了个棚子，拉着许多展板，上面印上丢失孩子的照片等信息。我们全国各地跑，跑了有十多个省份。大概在2013年，家长们凑钱买了一辆五座车，条件稍好点。”石日成说。

他们开着车去各地的火车站、广场等地，发寻人启事。有人提供线索，就去打听、核实。

五座车跑了一年多以后，经费跟不上，就停下了。后来，刘利勤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和石日成出车继续跑。

“一年365天，在外面200多天。这里窜窜，那里找找。”刘利勤的父亲刘玉明还跟着他们跑过几个省份。除了西藏、新疆，其他地方刘利勤基本都去过了。

“根据别人提供的线索，我们看了几个孩子，DNA比对过几个，都没有成功，不是我家的。”在

头拱地、脚朝天，风华正茂入荒岛，白发老翁始归家。中国拥有核潜艇，离不开黄旭华深藏功名、一心铸艇的“深潜”。

穿旧鞋、顶草帽，黄牛一般踏实干，赛马一样向前冲。天有“可测”之风云，离不开曾庆存世界首创，越来越准的算法。

科技，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而科技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无数科技工作者靠泡实验室、钻资料库换来的，用熬过的夜、演算过的草稿换来的。他们拓展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边界，让前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让古老的的梦想逐步实现。

1月10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黄旭华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是，正如“新华社”微信公号的一篇文章所说：屠呦呦、钱七虎、刘永坦……这些伴青灯黄卷、经冬复立春的科技工作者，被年轻人视为最该追的星。

在未知的领域无畏地探索，无论成败，无问西东，都是值得被仰望的。

78岁，“月光族”，创办农民工子女学校19年，为办学花费180多万。贵州退休教师李连考受到媒体关注。他创办的宏宇小学，教室虽简陋，但图书角不可少；操场由小院坝改建，但国旗杆、篮球



被仰望的和被检视的

架、黑板报俱全；还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浴室、音乐活动室……

宏宇小学办了19年，亏了19年；亏了19年，还坚持在办。这一切，靠李连考支撑着。学校有收益时，李连考会优先把收益用于还办学欠款和保障教师待遇。“假设我不行了，你们就按照这个模式办下去，该免给别人免，不要图办学校赚钱。”李连考交代给年轻老师。

李连考明白，这所简陋的学校，托起的是一代学生的明天，一个个家庭的希望。

让自己变成一棵参天大树，为人遮荫，给人依靠，都是值得被仰望的。

今年春运，首批高铁女副司机奔驰千里，接你回家。《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的“95后”女孩金婉鑫，就是第三套人民币一元钱上女拖拉机手的原型，是新中国妇女的代表。

恰上厕所，带着大水壶也只敢润润嘴唇；东西

不敢随便吃，闹肚子可要误大事；盒饭来了车子却该开动了，扒拉两口，坚持到下一站再吃……

金婉鑫知道高铁司机的苦。

但开火车是她的梦想。只有金婉鑫知道，为了坐进驾驶舱那一天，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

追梦路上，流的汗流的泪都是甜的。复兴号动车“夜里可以看到很亮的星星”，感觉列车有时在“贴地飞行”，有时在海上，有时在云雾中”。因为心中有热爱，金婉鑫说起自己的工作，出口成诗。

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只争朝夕，不负韶华，都是值得被仰望的。

这一周，有人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1月14日，我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去世。梁军是第三套人民币一元钱上女拖拉机手的原型，是新中国妇女的代表。

离世的还有家喻户晓的名嘴赵忠祥。赵忠祥

是我国第一位男播音员，也是多届央视春晚及其他国内外大型活动的主持人，他的声音和面容留在了无数国人的脑海里。

热爱过、奉献过、给人温暖、被人怀念，无论是知名人还是平凡人，都是值得被仰望的。

1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摄制的五集纪实专题片《国家监察》重磅推出。贵州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家中堆了4000多瓶茅台酒，觉得“不安全”，把年份茅台酒往下水道里倒。

另一厢，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袁仁国靠茅台酒经营权谋利，大肆批“后门酒”，甚至收过经销商送来的5公斤金鼎，鼎刻“酒冠黔仁国”。

还有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涉案款物多到清点登记需要花费一整天；“金融第一贪”、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赖

撕心裂肺：“我不知道儿子就在我眼皮底下，害得我跑遍大半个中国！十年了，弄得我一无所获！老天啊！”

刘静军找到了。

2019年7月，刘利勤做直播时，收到一个观众的匿名私信：“你儿子可能在交城县。”但是，交城县那么大，刘利勤没有去。

2019年12月，刘利勤在做“寻子直播”时，这位好心人有些生气：“你为什么还没有去？”这次，他提供了详细的地址。

十年寻子路，刘利勤俨然成了一名“寻子专家”。为了让样本更加准确，从“台词”“演员”到“道具”的准备，他都格外小心。

“第一次只拍摄到一张孩子模糊的照片，但看着就像。”刘利勤看到了希望。

第二次，刘利勤的三弟刘利军，拍摄到孩子的一张清晰照，通过“守护者”（中国儿童防走失平台移动应用端）AI人像对比，其相似度高达67.4349，平台建议进行DNA检测。

第三次到村里，刘利勤的弟弟等家人以办事的名义，居住在村中，借机和孩子接触。最终，成功获得孩子的头发。

2020年的第一天，刘利勤得到了全家苦等的好消息：DNA检测比对成功！

1月2日晚，当地警方和刘利勤一起到交城县的农村，将刘静军解救了出来。

据警方消息，十年前，刘静军的养父张某花了2.5万元从人贩子手中买来刘静军。目前，张某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人贩子也被警方抓获。

1月3日，张换平给儿子刘静军买了新衣服，带着他逛超市，买他爱吃的东西，尽可能地弥补这些年对孩子的亏欠。

“妈妈，我还没有逛过这么大的超市呢。”张换平听后，心里五味杂陈，“以后妈妈天天带你来。”

当刘利勤搂着刘静军时，觉得自己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愿天下无拐

在刘静军的12岁生日聚会中，一起给他庆祝生日的，还有十多位身穿红马甲的特殊客人。他们都是“寻子团”成员、丢失孩子的家长。

刘利勤的儿子找到了，他们还在努力。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有可能找到丢失孩子的机会。

石日成的女儿在2008年被人抱走。那时，女儿已经5岁，就在家门口玩耍。

李永飞的女儿李婧微2008年丢失的时候已经7岁，丢失在五楼的家里。“我家楼下有个小小超市，那天孩子学校放了假，她妈心疼她早晨让她多睡一会，就先去开超市门，等到9点上楼喊她下楼时，家里的锁被撬了，7岁的孩子和一万多元房租都不见了。”

2008年4月，张秀红14岁的女儿姚丽在北京大兴上学路上丢失。

52岁的李军素会拉住每一个人，向他们介绍自己丢失孩子的情况。看着经常向家人撒谎、偷跑出去找儿子的母亲一次次把伤口撕开给别人看，李秋艳痛得无法呼吸。

自从1998年，4岁的弟弟李恒宇被人抱上摩托车不见踪影后，伤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全家。他们参加过各种电视节目、各种宣传活动，但都没有结果。

李秋艳甚至留下了心理阴影：“我自责，没有看好弟弟，我不想结婚，我不配过得更好。”32岁的李秋艳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直到这两年，才渐渐开始想自己婚姻的事情。

……

找到儿子的刘利勤一家四口团聚了。刘静军逐渐适应了家里的生活。

刘利勤在他的朋友圈发表了新的宣言：我的寻子之路结束了，但是“山西寻子哥”的脚步不会停歇。我依然会作为志愿者，去帮助更多寻亲的人团圆。我希望，那些还未团聚的家庭，从我的故事中获得一些能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找回亲人，家庭团圆。

愿天下无拐。

小民藏匿2个多亿现金……

这些贪官，曾经也是好官，一样来自老百姓。他们的面孔，除了应该接受人民的审判，还需要我们认真检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需做做细，久久为功。

这几天，有两个“小众读物”变成了公众话题。一篇发表在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上的论文，论的是“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美感”。而被吹捧的对象，正是论文作者徐中民的导师、期刊的主编。

另一例，是《新华每日电讯》独家报道的《银行家》杂志事件。该专业期刊长期主编王松奇及儿子的文章。王松奇在接语中写道：“（儿子的作品）文笔清纯生动，风格华丽隽永……我们这些已略有文名的教授在当年写不出来，现在更写不出来。”他评价的，正是儿子的小学生作文。

这样的桥段，引无数网友们竞相吐槽。吐槽之余，更应检视。核心期刊、行业杂志，应是学术交流的舞台、研究成果的殿堂，幕后的主编应是令读者信任的把关人，应有一套健全合理的稿件审核、评议机制，不应被权力、利益绑架，学术研究的纯粹也不该被私欲熏黑。

被仰望的、被检视的，每一张面孔都引人深思。每个人，都要好好爱惜自己的面孔。(本报评论员王若辰)